# 我读《风云初记》

宋曙光

当我写下题目《我读〈风云初记〉》时,心中不禁万般波澜。自孙犁先生去世,虽已近20年,但他的影响和著述仍在日益深入,尤其是在文学研究领域,读不尽的孙犁已经是专家学者们达成的共识,并不断有颇具见地的新作问世,而相对文学爱好者来说,孙犁和他的作品更是为几代读者留下了心灵的记忆。

我读孙犁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与一般读者不同的是,孙犁先生是我的编辑前辈,《天津日报》的创办者、党报文艺副刊的早期创始人,血脉传承,读他的作品自会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无论是初读、重读,还是再读,每一次都会生发不同的感受。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孙犁先生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再次被列入红色经典书目,这是孙犁先生写作生涯的荣耀,也是新中国文学事业的辉煌篇章。

孙犁先生的早期作品,多是孕育自战火硝烟,经受过血与火的检验,是对时代风云、历史大潮的真实再现和描摹。我读孙犁之初,是将所有作品都视为范本来读的,比如小说,最早读过的是短篇小说《荷花淀》,其后是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再后便是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前两者都是完整的阅读,而《风云初记》则是先从报纸上断断续续读到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吧,我已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做编辑,时常要到资料室去翻《天津日报》合订本,从1949年1月17日创刊号开始,逐天、逐月、逐年地翻,就为看每周一期的"文艺周刊",看版面、看编排,看作家和作品,其实是在看由郭小川、方纪和孙犁等创办的这块党报文艺园地的风格与品位,看选发优秀作品的眼光,看编辑前辈们的文学涵养。翻着翻着,就看到了孙犁的名字,看到他一篇接一篇的作品,有一天,就翻到了孙犁先生的小说《风云初记》。这才知道,《风云初记》是先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连载,这一发现让我感到兴奋,以后只要有时间,就会去资料室翻阅合订本。在那个年代,《风云初记》这部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留给我的初步印象是诗意的,我喜欢那样的文字,喜欢阅读时心中涌动的新奇感觉,也因为是以连载形式出现,小说从人物到故事都张扬着战斗的激情,每一节的结尾都留有悬念。

孙犁先生的《风云初记》,是从1950年9月22日开始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连载,之后是每周连载一次,至1951年9月9日,即连载了第一集、第二集后暂停,历时一年。1953年7月9日,开始连载第三集断片(1—5),1956年7月5日,再连载第三集部分断片时,题目改为《家乡的土地——〈风云初记〉三集断片(6—10)》。至此,这部小说在《天津日报》共连载了32次、约计20万字,是小说的绝大部分,如此密集的连载频率、每期几千字的篇幅,立即引起读者的喜爱和出版社的关注。

1951年、1953年、1955年……在全书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便出版了《风云初记》第一集、第二集等单行本。1956年,孙犁先生感到身体不适,暂停写作。1962年春季,病稍好便编排章节并重写尾声。作为自己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孙犁先生对这部书的创作、出版付出了颇多心血,他曾在《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中说:当我的家乡,遭遇到外敌侵略的时刻,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农民勤劳、勇敢的性格,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信心的。这种信心,在战争岁月里,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

此时可以说,一直酝酿在孙犁心头的、想写一部较长的小说的想法,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1949年,孙犁先生是伴随天津解放的炮声,进城参与创办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的,彼时,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较之在动荡年代,奔波在山地的编辑工作,在进入天津之后算是安顿下来,他的心中开始汹涌创作的欲望,人物和故事时时浮现在眼前,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冀中平原军民抗战的英勇场景集聚在笔端,他要展现在党领导下的家乡军民的爱国热忱,让那些献出热血甚至生命的善良而可爱的人物,永生在时代的风云里。他把小说发表在自家的《天津日报》上,那样会写得顺手,刊发也便当,事前都不用任何计划和情节安排,就这样随写随发,小说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孙犁先生笔下流淌开来。

《风云初记》从"七七事变"起笔,以冀中平原滹沱河沿岸村庄为背景,讲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人民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曲折故事。小说写得颇为顺畅的原因,是写作储备的充分和酝酿的成熟,更出于作家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孙犁先生在《文字生涯》中说:"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我的家乡有些子弟就是跟着枪出力抗日的。至于我们,则是带着一支笔去抗日。"在《风云初记》中,他深情地描绘了滹沱河水的涛声、亲人们的呐喊、抗击侵略者的枪声,塑造出多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长工芒种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勤劳、善良、勇敢的农村女孩春儿,在革命时期迅速成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学生李佩钟,挣脱家庭束缚投身革命……孙犁先生创作的抗日小说,是时代与个人经历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歌赞。

直到读全了《风云初记》,多年来萦绕在心头的小说情节、人物命运,终于有了最终的结局,我甚至羡慕过芒种、春儿生活的时代,向往那片乡音淳厚的土地。现在,他们不是依然青春吗?他们为之战斗、生活过的地方,留在了历史的画卷里,他们的爱情是美的永恒,养育过他们的乡土生长着未来,永远响彻着新时代的足音。

从1950年连载至今,已是70多年过去了,《风云初记》已由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多种版本,包括文集中的小说全本。这几十年间,尽管有过风雨、坎坷,评论界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历史做出的公正评判,更是《风云初记》自身生命力的体现。孙犁先生一生的创作,没有脱离时代、没有远离民众,他的为人生的文学创作,一直行进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上,他的作品易于为读者所接受,一代代读者从中得到美的感召、艺术的享受、心灵的净化。《风云初记》是孙犁终身作品的一部分,是孙犁文学之路的一段里程,是一块高竖的耀眼的碑石。

回想几十年前,我从报纸上初读《风云初记》时的情景,心中仍有热流升起,那是《天津日报》首次刊发小说连载,并标明连载字样,这种在正版版面上连载作品的做法极具胆识,足见报社对孙犁先生这部小说的关注和重视。每期连载,还由美术组编辑、画家林浦配有插图。这组黑白插图,是林浦先生对小说的再创作,画面朴拙,韵味无穷,文与图相得益彰。可惜的是,这组珍贵的插图原作,连同孙犁先生用毛笔竖写在稿纸上的《风云初记》手稿都遗失了,令人深感惋惜。

记忆是可以永存的。尽管当年的报纸已发黄、变脆,但那铅字竖排的版式、仍在发散着的淡淡墨香,都在证实一个事实,那些文字依旧温热,只要去读它,就会有一种让人动情的力量。这是报人独有的嗅觉和敏感,那些旧报纸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让我穿越时空重回激扬情怀的岁月,仿佛看到了当年只有30多岁的孙犁先生,满怀对家乡人民的挚爱深情,日夜赶写他最喜爱的抗日小说,他要在作品中,写出故乡亲人的爱与恨,把他们真实的生活记录下来,以此反映那个伟大时代、神圣战争。他的愿望实现了。

自孙犁先生去世,每到他的诞辰、忌日,我们都会在副刊版面上,组织、刊发一些怀念性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写下这篇《我读〈风云初记〉》,仍是这种崇敬之情的延续。重新品读这部熟悉的作品,眼前便又出现孙犁先生的身影,他的笑声还是那样爽朗、洪亮,带着清新的乡土韵。恍惚间,他端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在送给我的新书上题签……时间真的过得这样快吗?孙犁先生离开我们竟已是第19个年头了,他的音容还是那么鲜活,话语还是那么熟稔,他跟我们交谈时的情景,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创作有经典作品的孙犁先生,必定是不朽的!

**作者简介:**宋曙光,本报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迟献的素馨花》《穿越时空的情感》两部诗集,曾获中国新闻奖、冰心散文奖、全国报纸副刊孙犁编辑奖,并获天津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天津市特殊贡献专家等称号。

**题图为《风云初记》插图 林浦画**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百年征程 世纪辉煌 联合征文
天津日报 天津市作家协会

## 文委周刊

第二八四五期

# 少小离家耄耋归

王学孝

少小离家已70余年,极少还乡。数十年前父母相继病故,送他们魂归故里,相随回过两次。办完丧葬事,便匆匆离去。

眼下在家乡的还有大姐和大哥的后人,我的侄孙辈。大姐已年近百岁,实足年龄97岁。在长垣市(县级市)工作的小外甥打电话来说,俺娘不住念叨着,恁舅多少年不回来,活着怕是见不到他了。那天下午,当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拉着我的手,眼里闪着泪花,喜得合不拢嘴:你可回来啦!

大姐身骨硬朗,精神蛮好。那笑容荡漾在她刻满皱纹的脸上,映现着百年岁月沧桑。"不中用了,耳朵聋了,走不动了,都傻(糊涂)了。"她嘴里不住叨叨着。其实,大姐记忆力还不错,能叫出我乳名,说出我属相,记得我的年龄。话匣子一打开,从苦难家史说起,现今如何过上好日子,越说越起劲,我插不上嘴。

大姐儿孙满堂,是几十口人的大家庭。老两口,大字不识的庄稼人,一辈子守着那几亩黄土地。下边二三四代人,就不一样了,干啥的都有。最多的是当教师,有8个人。晚辈分别工作和生活在农村、县城、省城。她偶尔也到儿孙那住住,都是车接车送。尽管这样,她仍然不愿离开住了一辈子的"老窝"。当然,老窝也不是过去的土坯房,而是新盖的砖混三层楼房。

晚饭,鸡鸭鱼肉海产品,十几二十个大盘大碗,摆满两大桌。听说我回来,在近处的孩儿们,能来的都赶来了。我奇怪,怎么这样快就做出两桌丰盛菜肴。原来,村里开有饭馆,谁家来客人,包桌,管做管送,方便快捷。

转天,回我老家小王庄,离大姐家十来里路。想徒步都难,孩儿们抢着车接车送,谁家车高档谁占先。小王庄是十几户人家小村,与上百户人家的大村相邻。前些年村庄整合,将其合并到吕村寺村,从此,小王庄从地图上消失。但是我家院落仍在,已是断垣残壁,荒草疯长。儿时曾经住过的堂屋和祖父住的东厢房亦在。百年老屋,久不住人,已破败不堪。

记忆犹新的是院内那棵枣树,紧贴南墙,与堂屋遥相对应,如今依然默默耸立。不过只剩了萎枯树干,枝杈已全无。想当年高高大大,郁郁葱葱,枝叶繁茂。到了艳阳秋末,眼望着一嘟噜一串的红枣,口水欲滴。但谁也不敢爬树摘枣,待枣熟透,爷爷用长长的竹竿,把树上红枣一次打净,大人小孩,疯抢着捡拾枣吃。打下的枣子,晒干收藏。待到春节,来家磕头拜年的小辈们,这些枣,成了爷爷打发他们的最好赏品。

记忆中,还有村东头那口老井。全村人吃畜饮、妇女捣衣,全赖这口井。井口为几方巨石砌合,青砖砌衬的井腰长满青苔。勾头张望,深不见底。寒冬,云雾从井口袅袅飘升。炎夏,田间归来,咕嘟咕嘟喝上几口打上来的井水,甘甜清凉,沁人心脾。今来寻觅水井,已不见踪影。侄儿手指脚下凸起的小土包说,当年水井就在这,早已填上。现在家家用上自来水,谁还吃喝井水。是啊,村里大多家里都装了液化气热水器,三伏天可随时沐浴冲洗。田间归来,再不用井边一桶凉水披头浇,凉爽舒服倒是舒服,病根也落下了。

若说这村里已电气化,一点不夸张。电灯电话家家通,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庭用品,几乎家家有。大人小孩,人手一机(手机)。侄儿兄弟姊妹6个,加上他们的下二代,也是好几十口子,四面八方,散布全国各地。网络将他们紧密相连,像住同村的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可能是当今全国农村小康人家的一个缩影。

过去家里来人说,家乡早已实现小康啦,我还有点将信将疑。如今亲眼所见,信了。柏油路直通家门口。儿时去趟县城比今日进京都困难,尽管家离县城仅十几里路。那天,在长垣市里工作的小外甥,开车带我绕城转了一圈。林阴夹道,犹如绿色长城,环绕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最后绕进县城。印象中宽阔的东西大街,如今变成窄窄的单行道。两厢房屋都做了翻修改造,但有些地方仍依稀可辨。我跟市城建局局长半开玩笑说,你的业绩是让我找不到旧城。诚然,心里是有些许失落的。

据说,现在长垣市已是豫北的一个明星县,2019年撤县设市。防腐产品、起重机和医疗器械产品,是长垣市的三大支柱产业。防腐产品和防腐销售施工人员,已走向东南亚国家。今春还在长垣市开了第一届中国·长垣腐蚀控制产业博览交易会。长垣的卫健品销往全国。去年春夏之交,新冠防疫用品紧缺时,国家卫健委派专人驻长垣市,督促口罩生产,全市卫健品厂昼夜加班赶制,缓解了全国急需。有四五千名员工的驼人医疗器械集团公司,由残疾人创办,吸引了长垣及邻近滑县、封丘和濮阳等地的残疾人就业。全市乡村已无闲人,人人有事干。所以,长垣外出打工的人很少。

我小时候亲历过大旱。头年粮食勉强糊口,来年春天,饥荒跟随而至,只能用草根树叶充饥。最先吃的是柳穗、榆钱、槐花,那可是美味佳肴,吃起来香得很。树花吃光了吃树叶,柳叶、榆叶和带有苦味的槐叶,晒干的红薯叶,都成了果腹的上品。树叶吃光了,最后扒树皮吃……

为了活命,从小背井离乡,含泪离开了苦难的故土。因家庭贫寒,上学比较晚。助学金从小学、中学吃到大学毕业。不是新中国,上学读书是不可想象的。县志编辑说,上世纪50年代,上名校读新闻系的,王老师你是长垣第一人。不过,我的坎坷求学路,起步并非长垣,而是郑州。郑州是我的第二故乡。

# 宝物

崔立

说的是多年前的事儿了。

常山做生意亏了,亏了几十万元。追债的人天天堵在门口,要砍要杀的。常山急疯了,凑来凑去,还缺10万元的缺口。那时候的10万元,不是小数目。

常山电话给李云,常山说:李云,借我10万元,让我渡过这个难关吧!李云是常山的朋友,也是个小老板。李云说,常山,我是真想借给你,不过——你也知道,我最近手上压着一些货,实在也没什么钱啊。

常山电话给周奇、黄炳、赵峰,他们都是常山的好朋友。但,他们给的答案,都不是常山想要听到的。

常山最后一个电话给了何方。

常山甚至想过了,再借不到钱,他就去——死。死不可怕,没钱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个好朋友,在关键时候的推托,让他寒心。常山的心,要死了。

打给何方,常山几乎是带着绝望。

何方也是常山的好朋友,但亲近程度,不如那几个不愿意借钱的好朋友。

常山电话给何方,说,何方,借我10万元,让我渡过这个难关吧!何方没有直接回答,只说,常山,你在家吗?常山说,在啊。何方说,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来。

10分钟后,何方到了。坐在软绵绵的沙发上,何方看着常山,说,你要多少钱?常山说,10万元,可以吗?何方的眼神,从常山的身上,到了窗台上,又到了茶几上,直至到橱柜上挂着的一面古色古香的铜镜上。

何方说,铜镜给我,我给你10万元,怎么样?常山说,10万元?常山愣了一下。铜镜是常山的父亲临终前给他的,说,这面镜子是传家宝,不能丢。看来,这面镜子是宝物了。常山咬咬牙,说,非要这面镜子吗?

何方微笑,说,如果你愿意,现在我们就可以成交。当然,如果你现在不愿意,以后要给我,我就只能给你5万元了。何方像看破了常山心里想什么。常山凝神了好一会儿,说,行!何方把准备好的10万元现金给常山,带着铜镜走了。

常山用这10万元,还了债。

常山心头,少不了铜镜的这个结。常山想,他这辈子,一定要想办法把铜镜给买回来。这铜镜,肯定不止这个价!常山因此而告诉自己要努力。常山没本钱,不能再做以前的大事业了,于是就做小生意。

常山摆摊卖煎饼,每天天还没亮就出了门,一忙就是三五个小时,回来后去做送货员,骑着辆车满大街跑,一干就是七八个小时,慢慢地聚拢起了一些钱。小生意做啊做,就越做越大了,常山充分吸取以前失败的教训,每一步都稳扎稳打,迈得很扎实。不知不觉,常山还开起了公司,效益也相当不错。

这天,常山带了20万元,去找何方。

常山坐在何方家软绵绵的沙发上。常山说,何方,我要把铜镜赎回来,我给你20万元,怎么样?何方摇头,说,我不干。常山咬牙,说,20万元还不够吗?做人不能太贪心了。何方笑了,说,你给我10万元,我就给你。常山不明白。何方笑着打开一个盒子,盒子里是那面铜镜。何方说,其实,这铜镜不值钱,我只是通过这个方式把钱借给你。而且我知道,它可以激励你让你振作。有一天,你会东山再起,买回这个铜镜。

常山紧紧握住何方的手,说,真哥们儿啊!

多年后,何方做生意亏了,欠了50万元。债主还没找上门,常山抢先来了,带着50万元。站在何方家的客厅里,常山的眼神从何方脸上,转到了窗沿上,又到了墙上挂着的一幅字画上。

常山说,字画给我,我给你50万元,怎么样?何方没说话,眼中分明满是感动。那幅字画上,写了4个大字:厚德载物。

这是有一天,何方兴之所至,挥笔写下的。

32 隐姓埋名的王淦昌

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但一直以来,多数中国人并不熟悉"王淦昌"这个名字,那是因为在"两弹"工作开始到成功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从事这项工作的科学家们的情况保密,特别是为首的多数重要的科研专家,绝对不允许公开身份,只有钱学森、钱三强等几位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人例外。王淦昌可以说是排在最需要隐姓埋名的前列的人物,因为在他受命领导核武器研制前,就已经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科学家了。从1961年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王淦昌开始使用"王京"这个名字,直到1978年,他再次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出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才在公开场合重新启用"王淦昌"这个父亲给他取的名字。王淦昌从公众视野"消失"了整整17年……

1907年,王淦昌出生于江苏常熟。他从小就立志做一个胸怀大志、精忠报国的英雄。1929年王淦昌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赴德国留学。1934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婉拒国外实验室的挽留,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在这一时期,他培养出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在内的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1941年,王淦昌发表关于探测中微子的论文,受到世界物理学界瞩目。新中国成立后,王淦昌调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5年,王淦昌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9月,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并担任副所长。其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其意义不亚于一项单纯的诺贝尔奖,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1960年年底,王淦昌奉命回国。翌年他秘密加入研制原子弹的行列,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他知道,造原子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高机密,参与核心工作的专家,都是核心之核心。当时王淦昌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中。

他在带领科技人员所做的上千个实验元件的爆轰实验中,身先士卒,指导设计实验元件,指挥安装测试电缆等,直到最后参加实验,终于在1962年年底,基本掌握了获得内爆的重要手段和实验技术。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王淦昌为此作出巨大贡献。

1960年至1964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一切陷入困难境地。对于王淦昌等投身于攀登科学尖端技术的科学家来说,更是最艰难的岁月。

17 原座原框价值高

红楼与中华名物谭

罗文华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乾隆时期,西方油画被广泛地作为宫廷装饰艺术。如乾隆元年(1736)正月,太监毛团传旨:"重华宫插屏背后,着郎世宁画油画一张。"乾隆六年(1741),郎世宁还承旨在清晖阁玻璃集锦围屏上画了68幅油画。但是,中国古代油画屏风多存于博物馆,在民间不是轻易就能收藏到的。

瓷板屏风的主体是瓷板画。瓷板画不是器皿,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它是纯粹为展示瓷绘的观赏品。瓷板画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传统绘画,二是人像画。画人像画的画家大都熟悉西洋画法,通晓明暗关系、用光方法,留下来的作品有一些是当时名人的画像,弥足珍贵。传统画法的瓷板画的佳品也十分难得,近些年拍卖会上出现过一批,成交价格多为数万元。近一二十年收藏市场上的老瓷板屏风,多为清中期以后至民国时期的作品,其中民国作品又多于清代。近些年市场上收藏家最追捧的是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民国粉彩瓷板画。此外,清末民初浅绛彩瓷板画也越来越走俏。

购藏瓷板画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瓷板画作者的艺术地位和作品的艺术价值;二是瓷板画的完整精美程度。四块以上的瓷板画套屏就比较难得,应该高于单条的。插屏、挂屏上用于观赏的瓷板画的价值,则远远高于一般日常家具上的瓷板画。目前遗存的老瓷板屏风,有些早已失去屏座,有的连屏框都没有了。虽然屏座和屏框不是瓷板屏风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但从长远看,原座原框的瓷板屏风显然更具有收藏价值,因为屏座和屏框的用料和做工可以佐证瓷板画原收藏者的品位和身份,从而为鉴定瓷板画的真伪优劣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2000年前后,几乎所有的拍卖会都要推出几件十几件老瓷板屏风,而且拍得普遍较好。2002年,在天津市文物公司春季文物竞买会上,一下子推出了58块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瓷板,其中包括瓷板插屏和挂屏,形成了一个小专场。这批瓷板是天津市文物公司从100多块瓷板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有些出自王琦、王大凡、张志汤、刘希任等名家之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珠山八友"之一王琦所画粉彩《盲叟图》瓷板,画风古拙,吸收了"扬州八怪"中的黄慎的笔法,线条顿挫跌宕,形神毕肖,使人赞叹瓷板画家的水平绝不输于同代的书画名家。最能引起买家兴趣的恐怕还是瓷板的价格,1500元至18000元不等,大多在3000元至4000元之间。据主办单位介绍,拍品标价低,并非为了"炒作",只要达到标的即可成交。这场拍卖成交率很高,说明主办单位是很有眼光的。

118 被逼无奈

盐民游击队(下部)

崔椿蕃 遗著

冬季的天特别短,一转眼,这日头就没了。太阳下去了,苗万贯家没有开灯,只有他老婆一个人摸黑儿坐在屋里,耳朵听着大门,盼着男人早一点儿回来,想知道雷紫剑下帖子究竟为了啥事!苗万贯从吃完午饭就走了,到现在已经没日头了,为啥还不回来呢?她下了炕,又把炉子里的火捅了捅,将锅坐在炉子上,里面是给苗万贯热的饭。天都黑透了,还不见男人的身影,雷大队长请他到底是啥事,难道说还在那儿过夜吗?外边兵荒马乱的,该不会发生什么事吧?真叫人担心啊!

她心里反复地想着,屋子里安静得很,但那炉子里的火、锅里的水、柜上的钟,她都觉着吵得慌。突然,她从这些声音里,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啪啪",是敲门声。她一听,喜欢了,不用答话,从这敲门的声音里,她能听出是苗万贯回来了。她急忙前去开门,果然是苗万贯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两个盐警。苗万贯进屋前,转身对那两个盐警点了一下头,那两个盐警敬了个礼,转身走了。这一下可把苗万贯的老婆闹糊涂了,这是哪一码呀,她发现丈夫的胳肢窝里,还夹着一个布包。她把大门插好,忙伸手去取那布包:"这是啥?"苗万贯没有答话,用力把布包又夹了夹,好像怕老婆发现什么秘密似的。到了屋里,苗万贯把那布包往炕上一扔,"咳"的一声,一头倒在炕上。老婆愣住了,闻得出,他嘴里满是酒气。不对啊,他向来喝酒是谨慎的,今天这是怎么了?她伸手把炕上的布包抢过来,打开一看,不由得"呀"了一声,原来是一身盐警队的军装。她连忙问道:"这是哪儿来的?""发的。""给谁发的?""我。""你当了兵啦!"老婆吃惊地睁着双眼,露出恐惧的目光。苗万贯这才说出事情的经过,在雷紫剑的威胁面前,他害怕了,只得勉强同意,但这参谋官衔一定要去掉,只是一名随军顾问。老婆一听也傻眼了,怎么办?军装都领来了。她看见苗万贯那副犯愁的样子,于是安慰着说:"别犯愁了,过两天咱们再想想办法,不行的话,咱们也离开这儿不就心静了吗?"苗万贯沮丧地说:"走不了啦!""为什么?""后天就得跟着人家去了。""你真去啊?"苗万贯看着老婆,沉默了半晌,猛的大声说:"去!发昏当不了死。"他老婆现在想的却是:你走了,留我一个人在家呀?她扬脸说话了:"我也要跟你一起去驻防。"苗万贯一愣:"为什么?"老婆说:"我不放心你!"说完,脸竟然红了。"不放心?"苗万贯不由得苦笑起来,"这是何苦呢?你我都是四五十岁了!"话音刚落,街上传来轰轰隆隆的声响,夹杂着马蹄踏冻土的声音,他们忙把电灯关闭了。